

大易粹言

八



乾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
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
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
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
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
有積故止為畜義易傳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
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

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
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
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無於字一身
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
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
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
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
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易傳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

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
大賢之理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
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
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
牛之牯豮豕之牙徒取於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
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為聖人能養賢以
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
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況大畜尚賢之
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
也恐不須生此義

易說

大易粹言三

大畜二

直水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
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
貞上合乾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
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
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
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
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
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良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

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去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強學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定己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

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

賢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王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

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䟽間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群賢畢進則莅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群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脩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

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者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則輝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

故利涉大川

自大畜利貞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以必濟也而說者謂挾眾為助其未優乎

易說

○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

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尤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

切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
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
一於止矣

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
之德發於事業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
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
有剛強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
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
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

三言

大易粹言二

大畜六

徐亮

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
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
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
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
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
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涉大川為餘事蓋
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

大川優為之矣

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伊川先生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易傳

○陳瑩中荅吳國華夫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无體芥子无量

揚遵

道錄

橫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

三六十一

大易粹言

大畜七

曾幾

來皆其義也

正蒙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

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它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无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爲无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弃也決矣○學者旣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

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
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並經學
理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
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

易說

○易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
多闢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
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孟解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
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

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
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
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
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
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歟且
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
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
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

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一作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

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

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

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

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之與三皆

三畜

大易粹言二

大畜九

王明

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

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

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

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

則君必以為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

卦之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
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
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
諸陷阱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
知危之爲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
也知危之爲利者蓋以危而脩德則无犯災之理
反所以爲己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宴安爲酖毒如
此則有厲爲利己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於勉強
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
之九三爲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人
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脩德不繫
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
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己者
非若利吾身之利益誠利於治己也

易說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
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
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
不行如車輿脫去

一有輪輻謂不行也○輿說輶其字

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

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輶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幅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

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為應能止健者也二以剛中為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說輶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之人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輶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輶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輶之道也易說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

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

一作志

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

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

一无自字

曰常閑習其車輿與其

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

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

一作正

也志既銳

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

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合志上進也並

橫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牯說輻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

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輶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輿以習其載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已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已者如

三百二十三

大易粹言

大畜十三

洋

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躓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輶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

利有攸往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

角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輶之道也說輶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輶之

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之逐所以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說輶之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王

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

易說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

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

加牯大善而吉也既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

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

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无一

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

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

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

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

大易粹言

大畜十五

剛

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以以牯使觝觸之

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

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天下之惡已盛而

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

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嘉也四之

畜初是也上畜亦然並易傳○教人之術若童牛之

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

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

使之改唯積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

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櫃楚別以道格其

心則不須橫楚將自化矣

李籲師說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六四故為童牛而牯加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豮豕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牯牛之象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雖乾體有健行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牯之則易制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牯

大易粹言

大畜十六

剛

之則元吉而有喜矣至其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臯陶之刑不能勝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五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四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上上下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慾之未行而能畜之將順於其且正救於其小也古之人君垂衣拱手不下衽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纊充耳以塞聰前疑

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慾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攫龍鱗犯嚴顏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也故成王剪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是以貴除其本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則有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絕酒禍之本也詩首

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子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殞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異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

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很戾鬪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牯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牯牢之也童牛不必牯而牯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易說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明道先生曰豮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豮其勢則

三百六十一

大易粹言二

大畜十八

胡珏

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無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

法殞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
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
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
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
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
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
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殞其
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
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

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並易傳○殞豕之牙豕牙最

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

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楊遵道錄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

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

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殞豕之象也禁於未

發故能使之弃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

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

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訛其心以畜萬邦

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殞

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之質可化為不伎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窒其欲而已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

三十四八

大易粹言二

大畜二十

陳文

竊在上之不欲耳非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以威刑者也故曰豮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力之所能勝也豮之以窒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畜天下之道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先儒以牯為牢閉疑其非橫木也豮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牯殆謂馴之於初豮豕之牙殆謂絕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其躅躅也久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牯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輒之道故言豮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爲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爲害者牙也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斯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爲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豕豕已有失矣蓋已陷於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

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蓋五爲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

易說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如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
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
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
加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
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絕句艮為止止二陰也
不以止其類也故亨易說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
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
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

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
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
爻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
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
矣故天衢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牯殯豕之牙如不失赤
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

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歟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牯則知利己之厲矣豮豕之牙則說輶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良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良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

易說



震一
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
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
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
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
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
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
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易傳

三十八

大易粹言三

頤一

青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
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
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
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易傳

易說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
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

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也食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况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三六十二

大易粹言三

頤二

圭月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大君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去義或去用

或止去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

去時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小大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頤正則

三六十一

大易釋言三

頤三

嚴文

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自頤貞吉止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

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

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

盡頤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

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

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一有

也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四陰外實中

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

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

口取養一无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

三五十一 大易粹言三 頤四 嚴汝

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九命令政教

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

於天下則九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

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養德養天下莫不然

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

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

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是慎之入而為患於是

三ノ四五

大易卷之二十一

頤五

日六全

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為養之之患者其唯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

也

易說

初九舍尔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

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並易傳

大易粹言三

頤六

吳全

橫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无耻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內內以氣為主人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天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強其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勝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養正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朵

二下六一二

大易粹言三

頤二

卷元

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故戒之如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

語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

獨龜不以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

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朵頤之患

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

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為應捨陽求

陰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

頤之取龜亦猶良之取背

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

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群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

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

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踈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荅也則又將求其類

三十六

大易粹言

頤九

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

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下養上為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之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

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于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于失類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顛頤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為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

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
先儒為頤征凶當作于丘頤蓋言丘之所養異乎

山也易說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

處一有不中字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

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

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

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

三百七十七 大易粹言 頤十一 葉生

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可用以

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復邪好動係說於上一作係不但拂

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

極拂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

用矣夫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

凡以三不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

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
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彖言其大悖也六一之凶
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
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
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
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易說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
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
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

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
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
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以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
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
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其一作才德威望為
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
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
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
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
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取於人者必有常若間

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湏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

吉孰大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

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贍

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眈眈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復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眈眈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

三百五十五

大易辨言三

頤十四

生

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之也如是故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禦夷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

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無咎而為上施之光也
且顛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
眈眈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
以養心於其內也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
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
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
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
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
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
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

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
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賢及
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
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
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朵頤凶者也
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能无欲哉上
施光者易以謙為光以益為光謙卦曰天道下濟
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
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
易說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

三十四一四

大易粹言卷二

頤十六

陈文

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

一作難

之際非剛明

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

經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復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

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
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
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
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
以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間
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
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
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
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
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

三

大易粹言

頤十七

曾挺

承德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
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
則不可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
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
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
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
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
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

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易說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

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

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

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

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一有大任之字

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

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

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

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

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

從之慶驕則有它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

川蓋養然後可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

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

无不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

主親見其功坐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弘濟于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每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為顛頤是以顛為正矣故用伊川說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

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頤之主能養賢以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夫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

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
上九居人臣之極位必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
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
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
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
能盡之

易說

巽下
兌上大過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

三十一

大易粹言

大過一

劉仲

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一有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易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

中強而本末

弱本末弱是以撓也

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

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標傳易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

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

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

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

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

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

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

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

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

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易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

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

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

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允是以巽順

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

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者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

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爲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與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箠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自大過棟撓至此易說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遯變王原叔從離

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遯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遯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兌然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撓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

三十五十六

大易解言三

大過四

陳文

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撓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撓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身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遜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遜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一无人字易傳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遜世无悶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獨立不懼遜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

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遜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

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蓑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

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木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

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處卑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易說

三四二 大易粹言三 大過七 余光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慎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

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去生繁華於枯萋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萋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

與之和過於常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

陰而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

陰已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

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

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

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

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它書无見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稊皆同音如虞言則為稊可矣鄭氏作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莖萑殺穠也益非矣說文又有萑草即詩之柔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爻意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也尚矣

易說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

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

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岂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撓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並易傳不可以有輔也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撓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則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撓而凶不亦宜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撓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故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

易說

不撓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撓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眾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

棟撓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

易說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兼字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為

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
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
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
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
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為心
則撓乎吝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
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撓乎下能

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
不可有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尊是以无
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
棟隆而不撓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
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撓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
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
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梯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

亦為可醜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夫亦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

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去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撓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為優矣

華見於外蓍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

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易說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没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

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
爲己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爲是以有過涉滅頂
之象焉其凶自爲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
有其義異且有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
曰以言无所怨咎蓋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
爲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爲義然龍逢比
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
伊川獨以上六爲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
逢比干豈不量方度德之人也哉

易說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温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作一

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之體也易傳○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

坎之象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

物則无易

並易說

○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

而不能去為離

正蒙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

三五五八

大易粹言三

習坎二

吳金

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經應物不學則无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

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无如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

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爲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

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

易說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

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也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

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疑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其為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內也誠孚于中險不能陷故身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已故行有尚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險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論之詳矣

自習坎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為有孚維心亨有過物

易

大易粹言

習坎五

余

者必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高城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

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

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揜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張也慾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於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

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
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為罟獲陷阱
而君子每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身之
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險歟地
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險歟天地之大尚
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
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
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
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
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

三三三
大易釋言
習坎六
徐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
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
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
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
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
則以習孰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孰於
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
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

習易傳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而為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為水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是以聖人制為刑法以治其小陳其

甲兵以防其大有廉陛之峻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而禽滅蚩尤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此帛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

信習教事所以設險一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
斯為常矣國家間暇以是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
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
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
以法乾之健者也易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彖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六亦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

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

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

乃不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

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

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

于坎窞凶窞坎中之陷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

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

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

則初六不為坎窞之凶矣易說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艱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是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未出中者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並易傳

三六九

大易粹言

習坎九

余中

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揜於二陰之中不能无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况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

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

易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

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不道字

三三

大易解言

習學

余中

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易說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

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

一作也

夫以上之篤信唯

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

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有

字有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

堦如甍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

一作義

人臣以

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

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
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
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
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
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
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
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
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
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

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
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
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
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
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
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
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
因其一有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
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
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

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並易傳

○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如嫡庶

三百十

大易粹言

習坎三

洋

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
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

進出之漸故无凶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臣敬恪恭儉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爲主樽酒簋貳以儉爲禮也缶器之質者也至欽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盈禮尚文之時故用缶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内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之可也好貨好

言

大易辨言

習說

洋

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之不好也蓋逆閉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熄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内外庶乎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醴酒之設元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爲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說者謂觸龍君因閭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

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爲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爲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箱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它焉交際之道以誠爲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

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晉命未爲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爲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已

易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祇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

一无字

尚在險中未

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
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
一作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
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
乃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
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
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
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
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

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

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
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
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
出險之漸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
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
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
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揜无應以助之僅能守

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

小貞之義相類

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

三百廿七

大易粹言三

習學七

劉仲

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

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為所拘戮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猶之係徽纆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

凶之辭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坎者水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
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
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
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
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出爲功也故曰有
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祇
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
用險之極非聖人之所尚三歲不得免而无耻由
上失其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爲得初與四是也初
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
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
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
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爲坎之道者
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
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何如有孚維心
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
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
其在茲乎

易說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

明之象 易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 一無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

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 一無德字人之順德中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

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

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三五十六

大易辨言二

高二

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柔麗乎中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

學者知時義而不失重輕則可以言易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所麗而能有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躰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下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中正乃亨夫陰以順成為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

大易粹言二 離三 九

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

所以為坎柔則无質麗于陽中所以為離重卦也

故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

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

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

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為精地二生

火於南方火為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

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

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是以離

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
原始返終知死生之說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
物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
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為馬
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事象之宜也柔之
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二也兼乎中
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
二有牛之象而爻之辭曰黃離元吉又從可知也
牛者強力而順象六二之方來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

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
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
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
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為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蓋
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
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
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
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
吉之義也

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游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

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聲之詩是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說者謂上下為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為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勳舜曰重華不害其為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不害其為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教則肄周之所以化成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勛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父子也而處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必君父也揔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易說

三十三

大易粹言三

卷六

曾挺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失居下之

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避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

剛明則妄動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

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願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為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紊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廟每事問亦其意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

三二廿四

大易粹言三

離一

卷元

下道也故為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

易說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

其中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
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為文明之主故曰黃離
元吉黃與黃中通理同義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
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
一卦之美其唯六二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
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黃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
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

三十四十七

大易粹言三

離八

元

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黃中
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
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

易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
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
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
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
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

離日下具之明也具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
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在常用之器
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耄為嗟
憂乃為凶也大耄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
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
恐但有將盡之悲乃大耄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
生之道也耄與昧同○日既傾具明能久乎明者
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
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

景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為樂惟鄭衛之音
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耄之嗟凶
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明
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
久也故君子為德夭壽不貳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下躰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為日故
有日具之象焉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
缶而歌則大耄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
常而處順故无常變昧此則大耄之嗟凶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具若不能與

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爲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爲樂故此爻從衆言之血

氣旣衰之時使絕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僞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簞瓢陋巷爲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爲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於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

易說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奔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

三十四

大易粹言三

離十一

吳全

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麗非其正則循汨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如其來如焚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之善繼者如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無善繼之道則天下

所同疾宜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有大過之象

易說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踰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三才六十

大易解言三

離十一

吳全

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

易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

一作虞

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

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

一作慮

則安能保其吉也○六

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

祭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

安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

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復中正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以柔順之資離之弗違故吉唐之太宗殺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如也高祖拂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

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遽進故不

及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方其不得而爲己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於斯也其爲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明故又曰離

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離之意也
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

歟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
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
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
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
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

三十四

大易祥言三

離十四

陳文

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
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位當折取
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
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
明居上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
訊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

征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

居柔无逸德矣王于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
苗是也又曰離為甲冑為戈兵互體有允允為毀
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嗣征羲和是也夫當嘉會
之時而下有不麗于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
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蓋
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

三六一

政終之以師亦聖人之深意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
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威強天下也哉蓋有
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謂之
出征正己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
其善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
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
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
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惟出於不得已故无咎若
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

也
說易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三





